

新加坡左翼廿九工团对中央政府 增税措施联合发表声明

为了应付财政开支的日益扩大，特别是田治的扩军的需要而日益增加的国防与内治的扩军的需要，大馬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的增税措施。这不仅是有旧有的税率被提高了，而且是一些严重地影响民族工商业和广大人民生活的名目繁多的新税项被提出了。这星馬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大量的一次增税措施。这样的增税措施，在四邦人民深受大馬計划所带来的大灾难危害的今天，遭受广大人民的同声谴责和一致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尤物业的同聲深受經濟對抗、封禁海港、禁止物物交换等等措施之害的新加坡广大人民和工商业，各界人士，對於大馬政府的不合理增税措施，更加是群情憤慨，怨声载道。作为全星加坡，大護工人階級利益和全星人民利益斗争的最前線，對於这样深广，这样严重地影响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生活，增税措施，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是自然要表示我们的意见与态度的。

我們认为，今天，我們所受到的一切灾难，是反动的大馬計划和反动的中央政权的扩军的各战給我們带来的。沒有这么一項旨在維護英帝中央政权的扩军的各战措施，我們的完全有可必受这种种稅担子日益加重的苦头，完全有可可能过着比较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千条万条，禍根只有一条，这就是禍国的反动的反动的最大馬計划。我們远在1963年7月13日在我們当前的最高組織新加坡职工会联合会(SATU)的“告各阶层、各民族人民书”中，就已经明白的指出这一点：

“随着老早已經背叛了人民立场的行動党的政权为了自私的利益在英倫簽了辱国的英西協定，我們和全体人民都一致地面对政治主权的被严重的剝夺殆盡，面对着經濟財政利益的严重牺牲和喪失，面对着被捲进战争漩渦的威胁，面对着社会动盪不安，以及一切其他严重的後果”。

今年7月21日，在新加坡发生的华巫民族冲突的不幸事件，已經用鮮血的經驗教訓。証明了我們进步工会团体过去分析的正确性。現在，大馬中央政权的增税措施，又以其广大人民深受其苦的經驗教訓，再一次証明了我們进步工会团体过去分析的正确性。只要硬拼湊起来的大馬不被解散的一天，只要反动的大馬中央政权扩军的步伐不被阻止下来的一天，必然会有更多更加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的现实例子，来进一步証明我們进步工会团体过去分析的正确性。

我們从来反对一切旨在改善广大人民經濟生活的合理的徵稅政策，但是，我們坚决反对一切只抽穷人稅，不抽富人稅，只抽民族資本家稅，不抽外国資本家稅的反动的，不合理

的徵稅政策。大馬中央政府是执行着一种不合理的徵稅政策。今天的徵稅措施，就是这种不合理的徵稅政策的具体表现。从总的来看，在大馬中央政府这次增税的总增加收入的一亿四千七百万元中，有八十点六巴仙是亲自間接稅的，这就是說，其中的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元，是抽自穷人身上。即使在份額上只佔极少数目的直接稅，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合法”的逃稅漏洞的。由於这不合理的徵稅政策的網开一面，資本家盈利稅和遺產稅，是完全可以逃稅的。这就是說，富人有很的机会可以逃稅。从个别来看，在旧有稅項大稅率的提高上，中央政府首先是提高間接稅，其次是提高屬於直接稅的个人所得稅之中，下层納稅人的稅率。對於大富翁，个人所得稅稅率調整後，他們反而可以比过去少納一些。在新增的稅率項方面，營業額稅和薪金稅、租稅的冲击对象主要也是集中在中小民族資本家身上。由於民族資本家資本少，資本构成低下（用人多，用机器少），他們才終可以轉嫁給消費者，但是，这样就影响他們产品的市場，归根到底是难免破产。至於外国資本家，如果不是已經成为壟斷性組織，却可以通過的联合（其实是併吞）輕易地逃稅了營業額稅。

事实很明显，大馬中央政府今天的增稅措施，是不合理的，反动的。即使像李光耀之流的人物，也由於人民的怨声载道和一致反对，由於这项增稅措施的反动本質极其明显，难以遮盖，而不得不做一些抨击，李光耀政府對於当前的增稅措施，是要負起完全責任的，是難逃其罪的。如果不是李光耀政府出賣新加坡政治主權，財政權益，如果不是李光耀政府基於私自利益簽下大馬協定，是今天的新加坡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就不必身受增稅之苦，就不必每年將本邦稅收的40%奉送給人家，还要挑起增稅的担子。李光耀在中央議會獻計上策，要中央政府用“解釋”和“体諒”的怀柔政策来平息民憤，撫恤民艰。我們在此指出，今天的民憤，撫恤民艰，都是反动的最大馬計划带来的不合理的增稅措施所引起的，要平息民憤，撫恤民艰，就得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增稅措施，真正执行一条大抽富人稅，小抽穷人稅，大抽外国資本家稅，小抽民族資本家稅的合理的徵稅政策。

到时候了！在这民情沸騰、怨声载道的时刻，我們呼吁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加强团结一致，抗拒不合理的增稅措施及要求中央政府放棄馬來西亞計划！